

庐逸 著

后土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后

庐
逸
著

土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土 / 庐逸著. —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2. 12
ISBN 978-7-5542-0057-5

I. ①后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8646 号

出版: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河南永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 × 1010mm 1/16

印张: 14.75 **字数:** 223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057-5 **定价:** 2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承载着太多的良善与邪恶、血渍与
泪痕、挣扎与苦难、悲情与欢歌，后土
在下，后土无言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开篇·····	1
天上出扫星·····	8
重修窑神庙·····	19
钧瓷夏家·····	27
狭路相逢·····	38
窑变·····	47
传世宋钧·····	57
神偷赵刚儿·····	65
风生水起·····	77
重建钧官窑·····	84
《钧瓷烧制秘要》·····	93
前途未卜·····	98
池鱼之灾·····	106
炉中乾坤·····	116
峰回路转·····	128
技夺造化·····	135
长天月明·····	140
人心凶险·····	146
福祸相依·····	152
牢狱之灾·····	163
窑炉血痕·····	168
烛光剑影·····	178
一段往事·····	187
亡命天涯·····	198
善恶有报·····	209
长途漫漫·····	217
尾声·····	230

开 篇



唐朝元和年间。

中原腹地，八百里伏牛山自西南向东北延伸，至此已成收势，但仍形成了大大小小数百座山峰。在大柳山、乾鸣山、飞凤山的三面环抱中，有一片狭长的谷地。柳山镇，就坐落在这片谷地里。从大柳山流出的玉兰河穿镇而过。人们依山傍水而居，世代以冶陶为业。窑业兴旺，人口密集，形成了时南北、时东西、弯弯曲曲的七里长街。商贾云集，生意兴隆，在大街上玩耍的儿童口里唱着歌谣：“进入大柳山，七里长街观。七十二座窑，炉火遮云天。瓷器天下走，日进斗金钱。”

在七里长街西头路北的一处宅院里，住着夏秋生一家。夏秋生和妻子贺氏、儿子牛儿一家三口，仗着祖传的手艺，烧窑冶瓷，把日子过得滋滋润润。在他们家宽敞的后院里，是烧制瓷器的窑炉和工房。这天早饭以后，夏秋生和牛儿正在工房中制作碗坯，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着修锁，在窑前劈木柴的贺氏就说：“牛儿，街上有修锁的，咱家那把大铜锁钥匙折了，你去叫他来配把钥匙，那两把小锁开着也不顺，顺便也让他修修。”

“哎。”牛儿答应着，擦着头上的汗出了工房，上了街。不大一会儿，一位修锁的汉子挑着挑子，跟着牛儿走了进来。贺氏看看后院乱糟糟的没个下脚的地方，就说：“我把锁拿来，你搁碾棚下修吧。”

修锁的把挑子担进碾棚，贺氏拿来了大小三把铜锁。修锁的将碾盘当作桌案，把工具搁在上面，坐在他的工具箱上，开始修锁。无非是锉锉磨磨、

敲敲打打，不大工夫，他给大锁配好了钥匙，修好了两把小锁。贺氏试了试，挺好，就付了工钱，让牛儿将他送出了门外。

修锁的把一些铜屑留在了碾盘上。

牛儿送走了修锁人，回工房干活。夏秋生说：“别干了，药（指釉料）没有了，你套上碾，碾些药吧，下半晌得药坯（指给坯上釉）。”

牛儿答应一声，去牲口屋牵出那头牯牛，套上碾，碾起药来。

碾盘上的铜屑就这样掺进了药中（钧瓷窑变呈色是由铜氧化物在窑内碳化气氛中还原所致）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夏家出窑了。夏秋生在窑前焚烧了纸马，谢过了神祇，就扒开了窑门。全家人依次将一个个笼匳（匣钵）搬出窑外，然后打开笼匳，取出里面烧成的细白瓷碗。

细白瓷碗洁白明净，闪光夺目，全是上等货色。夏秋生满心欢喜，在他又从笼匳中取出一只碗时，只见他神色一凛，那笑容就凝在了脸上，失声叫道：“牛儿他娘，你看！”

贺氏和牛儿扭头一看，只见夏秋生手中的碗上有一片鲜血般的艳红，两人顿时目瞪口呆。

夏秋生放下碗，把剩余的笼匳全部打开了，又发现了两只带红色的碗，一共三只，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。

夏秋生顿时觉得喘不过气来，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奇异的现象，这主何凶吉？

“牛儿，”夏秋生定了定神，“你去把你三爷叫来。”

牛儿去了。

夏三爷是夏秋生的族叔，识文断字，通晓易学，常为乡亲们算卦占卜。好大一会儿，夏三爷才跟着牛儿来了，和他同来的还有一大帮人。乡邻们听说夏家窑内出了怪异之事，都跟着来看稀奇。

“三叔，你看这儿。”夏秋生见夏三爷进来，就指着那三只碗让他看。

夏三爷看见了，乡邻们也都看见了，三只白瓷碗上那赫然的艳红，谁见过这种事情呀！大家伙面面相觑，紧张地看着夏三爷的举动。

夏三爷绷着脸，拿起一只碗端详着，喃喃自语：“窑中所变，一定是神力，神降怪异，不吉则凶，这凶吉嘛……”

夏三爷将碗放在了地上，眼看远方，右手拇指掐着食指关节推算了一番，开口对夏秋生说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砸了它吧，碎碎（岁岁）平安。”

夏秋生闻声，顺手捡起一根木棒，猛然一挥，只听一阵脆响，三只碗变成了碎片。

碗碎了，碎片埋了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事过之后，夏秋生却常常想起那碗上的艳红，他越来越觉得那让人心动的红色是多么的美丽，那么美的颜色怎么会是凶兆呢？他有些后悔听夏三爷的话把碗打碎了。每逢出窑的时候，他心里都希望能在瓷器上看见红色，可是好多年过去了，他家的瓷器上再没有出现一丝半点的红意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夏秋生和牛儿在碾药，忙碌的牛儿忽然怔怔地盯住碾盘，若有所思：“爹，那天咱烧的碗上变出了红色，我记得碾药之前修锁匠在碾盘上配过钥匙，会不会是铜屑混入药中的缘故呢？”

夏秋生这才明白儿子也一直惦记着碗上的艳红。儿子的话让他感到兴奋：“那你找些铜屑试试吧。”

牛儿真的找来了点碎铜，研磨碎了，掺进了药中。第一次不见动静，碗釉依然是洁白明亮。第二次牛儿就多掺了一些，三番五次之后，那让人心动的艳红又在白瓷碗上出现了。这次，夏秋生和牛儿没有打碎它……

当然，夏秋生烧出的红釉瓷只是窑变瓷的最初萌芽。柳山的陶瓷工匠们真正掌握窑变瓷的烧制规律，窑变瓷被世人视为奇珍异宝，已经是数百年之后的事了。



北宋大观二年春天。

汴京皇宫奉华殿内。

硕大的御书案上放着一份打开的奏折，徽宗皇帝赵佶面带怒容，心烦意乱地来回走动。使他心情不好的就是案上的奏折，折子是新科探花唐英上的。这个腐儒，才中进士，就连上奏章，指责皇上沉湎丹青花石、渔猎酒

色,说天子肩担天下大计,如此痴迷享乐,断非社稷之福……

难道当了皇上就不能有点爱好吗?干吗什么事都要和江山社稷连在一起?

这让徽宗很不痛快。

上书规劝皇帝的并不止唐英一人,不过其他臣下的言辞都比较缓和,远没有唐英的奏章激烈、咄咄逼人。

这时,太监赵德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,小心翼翼地躬身奏道:“万岁,河南道节度使孙镇方进京述职,在殿外候旨。”

徽宗在书案后边坐下,摆了一下手,用不耐烦的口气说:“宣。”

孙镇方进了奉华殿,三跪九拜之后,跪在下边,递上了述职的奏折。

徽宗从赵德手中接过奏折,漫不经心地丢在了书案上,压在了唐英的奏折上面。

孙镇方奏道:“启奏万岁,微臣还给万岁带来了一些河南特产。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几件瓷器。”

徽宗顿时来了精神:“呈上来。”

几个精雕细琢的紫檀木匣放在了地上,打开木匣,露出了几件黄绫衬托的瓷器。

赵德取出一只瓷瓶,双手捧着让徽宗观看。

徽宗的目光立刻直了。

他哪里见过这种瓷器?

瓷器釉色非青非白,而是有紫有红,宝光四射。

徽宗欢喜之余,让孙镇方平身:“孙爱卿,这是什么瓷,产于何处?”

“圣上,这叫花釉瓷,产于河南阳翟县柳山镇。这种瓷的妙处在于釉色是在窑中变出来的,入窑的时候全是土色,各种颜色全是在火中变化而出,不凭人工,全靠神力,烧制非常不易,往往好几窑不成一件。”

徽宗十分惊讶:“有这等奇异之事?”

孙镇方:“千真万确。臣专程在柳山看了匠人们的烧制,确实如此。”

“好吧,你下去吧!”端详着瓷器的徽宗冲孙镇方挥了挥手。

徽宗观赏了一会儿瓷器,目光又落在了唐英的奏折上,心中一动,一个

念头陡然而生，吩咐赵德：“宣唐英。”

唐英来了。

新科探花，英俊潇洒。他自以为是自己的进言被皇帝采纳了，万万想不到自己的仕途正在悄悄地发生转变。

面对跪在面前的唐英，徽宗传旨道：“唐爱卿，朕命你为烧造使，速去河南阳翟县建官窑为皇宫烧制贡瓷，即刻赴任。”

唐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才上表谏皇上莫要玩物丧志，转眼间就让他去为皇宫烧制贡瓷，这是何等的可笑啊！他想说点什么以示抗争，又明白那除了惹祸上身之外别无益处。权衡利弊之后，唐英只好叩头谢恩：“臣领旨。”

徽宗脸上有了一丝笑意。

唐英走出殿门，仰天一声长叹。他明白，他的忠心报国、济世救民的宏愿从此成空了……

几个月后，在河南阳翟县城东北部靠近城墙处，官窑建起来了。因距夏启举行开国大典大宴诸侯的钧台不远，所以叫“钧台官窑”，所烧的那种五彩杂陈的花釉瓷也就叫“钧官窑瓷”，简称“钧瓷”。

一代名瓷，从此日渐繁荣。

三

靖康二年岁末。

这天傍晚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一人骑着白马从北门进入了阳翟县城，直奔钧官窑烧造使衙门，在大门口甩鞍下马，将马交给门役，大步流星走入了后堂。在烧造使书房门口，他定了定神，隔着棉布门帘禀告：“大人，我回来了。”

来人是钧官窑的司事周平。

从屋里传出沉稳的男中音：“进来说话。”

周平掀开门帘进入房内，看见烧造使唐英正在写着什么，气定神闲。

唐英没有抬头，只顾写他的字。少顷，他将一行字写完，放下了笔，抬起了头：“你坐嘛，咋回来得这么快？京师安危如何？”

周平没有坐，而是急切地说：“大人，金兵攻陷了京城，徽宗、钦宗被俘。我行至中途，听说除康王逃跑了之外，王爷、公主、娘娘们全部落入了金兵的手中，我就回来了。”

唐英站起身来，一声长叹：“完了，锦绣河山就这样完了。”

他并不感到诧异，这样的结局早在他的预料之中。

“大人，金兵说到就到，你也做点准备，早点走吧。”周平提醒说。

“走？我往哪里走？”唐英凄然一笑，“尽管朝廷荒淫误国，做臣下的亦有本分。咱们奉旨在这里建钧官窑烧制贡瓷，耗费民脂民膏，烧制珍品宝器，供皇家骄奢淫逸，实质上就是助纣为虐。江山危亡之秋，我唯有以身殉国，以谢天下，哪里还有颜面苟活于世上？”

“大人别这么想。昏君无道，权奸祸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轻生，也无益于世。”

“道理我岂能不知？不过想为人间留些正气罢了。”

“大人，”随着一声喊叫，匠首夏石头掀开门帘走了进来，灰尘和疲惫遮不住满脸的喜气，“这一窑烧成了一件成色好的，您看。”

他将手中捧着的瓷器送到了唐英面前。

唐英扫了一眼，凄苦地笑了：“国家都亡了，瓷器好坏有什么用？”

“国亡了。”夏石头一惊，手中的瓷器几乎掉在地上。

“金兵占了京师，掳走了皇上，用不了几天他们就攻到这里了。你们把工停了，看账房还有多少银子，给工匠们分了，让他们逃命去吧。夏匠首为皇宫烧了十几年钧瓷，看来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烧了，这件瓷器你带走吧，日后世道平安了，你要再烧钧瓷也有个样儿。钧瓷是好东西，它没有罪呀，有罪的是人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马上办。”听了唐英的吩咐，周平和夏石头遵命退出。走到门口，周平又回身说：“大人，你千万别想不开。”

唐英平静地笑了：“你们去吧，我也不过是随便说说，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，放心吧。”

夜里，唐英在书房的墙上写下了绝命诗——

遥望东京恨难消，权奸断送大宋朝。

国破何敢惜一死，节义留在钧官窑。

题罢，自刎于房中。

翌日，钧官窑匠首夏石头、司事周平带领工匠们将唐英的遗体葬在了城北颍河岸边。

葬了唐英，工匠们各奔东西，逃避兵灾。夏石头就带着那件三足炉回了家乡柳山。随后，金兵占据阳翟县城，放了一把火，将钧官窑烧为平地。

宋钧官窑没有了，成了历史遗址。钧瓷窑变艺术日渐衰落，终至消亡……

四

时光如阳翟城外颍河之水，依旧平静地向前流淌，并不管江山易主、朝代兴亡之事……

弹指一挥间，也就到了清朝末年。

天上出扫星



“天哪！”

随着一声惊叫，才打开房门的夏文清身子向后一仰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“爹，咋了？”

夏正源忙上前搀扶。

“扫星。”

夏文清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夏正源抬头一看，见东方天际启明星旁，一颗亮星拖着长长的尾巴，自上而下呈放射状，垂挂在青色的天幕上，散发着诡异妖艳的光芒。

“不就是扫星嘛，搁住这样？”夏正源扶起父亲，让他坐在小马扎上，“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管它呢。”

夏文清惊魂未定：“扫星一出，不是天灾，就是人祸。李闯王反河南时出过扫星，杀的是路断人稀；汝州大土匪武刚又乘机闯入钧州城，拆房子当柴烧，杀人当饭吃；嘉庆年间出了扫星，钧州旱了一年，涝了一年，第三年生蝗虫过蚂蚱，连着三年绝收，弄得全钧州饿死的人都没有人埋。俗话说，天上出扫星，地上动刀兵，不会是啥好兆头呀。”

夏正源说：“不出扫星，也没见安生。先是太平军，后是革命党。日本也打，西洋也攻，成天打来打去的。就是凶兆，咱也没法。忙活了一夜，天也快亮了，爹，你歇会儿去吧。”

夏文清站起身,却又走到桌子前,拿起桌上还带着炉温的玉壶春瓶,抚摩着,在豆油灯微弱的光照下端详着。

玉壶春瓶高有八寸,月白釉色,如羊脂玉般洁净,周身遍布纹片,看着让人心旌摇动。

“总算烧出来了,宋钧也不过如此吧。”夏文清陶醉地自语着,忽然话锋一转,问儿子,“你说,咱烧出钧瓷的事外人不会知道吧?”

“不会吧?咱又没给别人说。不过这事也瞒不住人,咱烧出了钧瓷,也出去卖过,外人知道那是迟早的事。”

“我是怕招灾惹祸呀。这种世道,烧出了宝贝,真说不准是祸是福,人心凶险哪。这些天,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总感到要出什么事,天上又出了扫星。咱小心一点吧,钧瓷停住不烧了,这件玉壶春瓶你放好,也先别卖了。”

“卖那海棠洗的钱,你让买了几亩地。这次烧了十几窑,才烧出这件玉壶春,炭钱还欠着人家。今年秋旱,粮食也吃不过冬,天也冷了,这件钧瓷不卖咋办?”

夏正源一脸的无奈。

“除车煤烧两窑碗吧。人只要活着就得用碗吃饭,只要卖出去就有利,凑合着熬吧。你歇歇,回头把家什收拾一下,杀(指反复摔打揉搓)些泥,我起来就上轮子。”

夏文清走出门外,天渐渐地亮了,东方天际泛起了一抹淡红,让人心悸的扫星已经不见了,深秋的清晨透着寒意。

“要想穷,烧钧红,十窑九不成……”

大街上,传来凉腔掉板的吟唱,划破了柳山的宁静。

“肖疯子又在唱了。”夏正源不由地皱了皱眉头。

“疯子嘛,管他呢。凤阳他娘起来,你让她给肖疯子送去个窝头,堵住他的嘴就不唱了,人难哪!”

夏文清交代着儿子。

凤阳娘是夏正源的妻子杨秋萍。

钧州知州曹世荣彻夜未眠。

曹世荣祖籍湖南长沙，光绪二十六年进士。在京候补时，花了上万两银子上下活动，才得了钧州知州的实缺。

背靠颍河的州衙后堂一片寂静。

曹世荣在书房中走走坐坐，坐坐走走，一杆带着汉白玉烟嘴的湘妃竹旱烟袋拿在手中，一锅接一锅地吸着。书房里早已是烟雾腾腾，白蜡烛光在烟雾中浮动着，昏黄一片。

曹世荣来回走了一阵，又坐到书桌前，拿起了那张他已看过几十遍的信笺。

曹世荣的忧烦并非来自公务，而是因为他手上的这封信。

信是曹世荣的同年好友、吏部右侍郎于进从北京寄来的。

于进那秀丽的赵体字再次进入了曹世荣的眼帘——

世荣仁兄如晤：

无端受礼，深感愧疚。高其佩为首创指画法之大家，真迹难觅，此帧《夏荷情趣图》诗画俱佳，属高氏画作之上品。不知兄于何处得之，割爱予仆，却之不恭，愧领愧领。

兄任钧州已三年有余，大计（指清代朝廷对官吏三年一次的考核）在即。当今之世，凡事不可执迂腐之论，兄胸中自明，可早作良图。钧州同知刘佩璋与河南巡抚有表亲之谊，巡抚已代其于吏部活动，有图升迁或谋知州之职之意，恐于兄不利，望小心提防。

兄欲调京，此事不易，容缓图之。明年乃西太后七十寿诞，各地官吏已闻风而动，置奇珍异宝，以悦上意。钧州不知可有名贵之特产乎？兄如有意，速备寿礼，以悦朝廷。如太后喜，仆再于中周旋，进京之事则不难为也！

即颂

时祺

愚弟子进拜

曹世荣看着信，吐出一口烟雾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爷。”

书房门被推开，曹世荣在钧州娶的掌印夫人何玉容手托茶盘，走进房来。

何玉容将茶盘放在桌上，斟了一杯茶，轻轻地放到曹世荣面前。

“你咋不睡？茶让春红送来不就行了。”

曹世荣的眼里透出无限的爱怜。

何玉容柔柔地说：“该歇歇了，老爷，别累坏了身子。”

“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，睡不着呀。”

“出啥事了？”

曹世荣顿时感慨万分：

“当官难哪，朝廷衡量官吏好坏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全额征收赋税，而如今赋税重得民众已无力承担。征收赋税得催、得逼。麦秋两季征收赋税，城乡到处都是悲哭哀嚎之声。再则，逢年过节得给上司打点，过往官员得招待应酬，都得用钱。可州衙大堂，一不种桑麻，二不收麦豆，只有从民众那里去取，真是‘拜迎长官心欲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’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咱辞官还乡吧，不是说老家有生意有田地，还能冻饿不成？”

曹世荣露出一丝苦笑：“十载寒窗，青灯苦读，不就为立身扬名吗？这官哪，就如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就这么放弃还真不甘心。”

何玉容一脸迷茫：“那咋办呢？”

曹世荣不答，将于进的信推到了何玉容面前：“你看吧。”

何玉容看了信，说：“那就按于大人的意思，给西太后准备寿礼呀！”

“我不正为这事犯愁吗？钧州东乡产红薯，西山产煤，柳山出粗瓷大碗。你说，哪样东西能为西太后做寿呀？”

曹世荣一说，何玉容才感到这事还真难办。

是呀，皇家富有四海，啥东西能让太后喜欢、高兴呢？

州衙外传来更鼓声，五更了。

“天快明了，歇歇吧，回头找师爷商量商量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何玉容扶着曹世荣走出书房，抬头看见了扫星。

扫星巨大的尾巴垂天而下，烁烁闪光，清冷的光使将尽的夜明亮了许多，曹世荣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
扫星主何吉凶，曹世荣已经不去想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：无论如何要尽快离开钧州这个不祥之地……

三

孙长秀从梦中笑醒。

他还在梦境里陶醉。

那是件啥瓷器呀，看似非常熟识，却叫不出名字，反正是自己一直寻找的那种。形状倒不多出奇，就是一只小口大肚的瓶子，那釉是什么颜色呀？看似蓝的，又像是青的，再看又是红的、紫的。蓝不是一般的蓝，红也不是常见的红，看着让人心驰神往，魂不守舍。那人看不清模样，走进店来，把瓷瓶放在柜上转身就走了。孙长秀感到自己一直在等这个人来。他双手捧着瓷瓶，抚摩着，端详着，真是宝物呀。他笑了，把瓷瓶抱在怀中舍不得放下……

这时候他醒了。

他发现紧紧抱着的是姨太太朱氏的身子，就松开手，回味着梦境。

蓦地，孙长秀明白了，他梦中的不知名的瓷器是钧瓷，只能是钧瓷。全天下的瓷器都是单色，非青即白，唯有钧瓷是复色，是五色杂陈。

也只有钧瓷的釉色是自然窑变出来的。

但是，孙长秀年过五十，还没有见过几件完整的钧瓷。

孙长秀生于柳山陶瓷之家，自幼学得一手精湛的制瓷烧窑手艺，成人后却不愿再干那又苦又累的经营，就走南闯北做起了陶瓷生意。他不经营日